

序

赵
开
山

这是一个陌生人打来的陌生电话，却使我阅读了一本将要出版的新书，认识了一位远在敦煌的作者。

这位作者叫麻守仕，在敦煌任教二十年，坚持创作二十年，厚积薄发，结集出版了散文随笔集《情系阳关——刻在阳关的印痕》。我爽快地接受了作者的委托，为他的新书写一点东西，也算是序。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阳关本身就是一座文化的丰碑。自从赵破奴率领大军，一路风卷残云般地把匈奴人驱逐到了更为辽远的西域，作为胜利象征的阳关，就被无情的风雨雷电浸染、拍打、轰击了两千多年，就被有情的文人骚客讴歌、吟诵、赞美了两千多年。唐人的一曲《阳关三叠》，早就穿透时空，把阳关古道植入了华夏民族的难灭的骨髓，成了敦煌文化不朽的基因。历朝历代有关阳关的歌赋、诗词、文章，更是汗牛充栋，蔚为大观。然而，麻守仕作为离阳关最近的一位有心机、有才情的作家，与古阳关零距离地接触，面对面地观察，多角度地思考，一坚持就是二十多年。因此，阳关在他的心中地位最重，在他的笔下情感最浓，色彩最饱和。作者在这本书中共收集散文随笔76篇，直接写阳关的就占到了四分之一。其他篇

幅虽不是直接写阳关，但也贯穿了阳关情结，渗透了阳关的精气神。

倾听，本来是人与人交流沟通的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听对方的心声，听对方的教诲，付出的是真心，得到的是真情。而作者把阳关也当成了尊者、智者，当成了一位历史的老者，听他的心跳，听他的不言之声，听他穿透风云的呐喊，听他走出历史隧道所承载的回声，听出了作者的震撼与感悟。正如他在《聆听阳关》中说，烽燧半墩，积薪裸露。狼烟已逝，沧海桑田。就是这墩烽燧倔强而执着，在肆虐风沙和漫长岁月的冲刷中一路走来，尽管千疮百孔，但它对边关战事和历史烟云反复的见证却保持得那么的完整，这种近乎苍凉的完整中透着一股让人无可名状的寂寞，越是经历过绿山秀水高原大川的人们，这种感觉就会越强烈。我执着地认为，这种让心灵的震撼感觉才是阳关古文化的灵魂和魅力。

在作者的笔下，阳关并不是孤烽独燧，并不只是一个文化的符号，而是一个生态大环境，陪它站立两千年的岁月，迎风抵沙，经雨抗晒，一路走来的还有更多的绿色生命。是胡杨，使古阳关有了憧憬，有了希望，有了力量，有了千年不倒的精神榜样。是怪柳，给古阳关一道独特的风景，任由炽热的阳光炙烤，任凭肆虐的沙暴来袭击。是沙枣树，保护了阳关保护区内那一片一片极为罕见的大漠湿地，涵养着阳关境内有限的水源，为阳关的生态铸就了一道道坚固的绿色长城。因此，被作者称之为“阳关脚下的三姊妹”。同时，阳关的清明雪、阳关的夏时雨、阳关的白鹭鸟、阳关的野麻花、阳关的葡萄飘香，和《阳关三叠》一起，成为作者书中的绝唱。柔和的笔调，细腻的情感，读来也透出一股清新的风，流进读者心田的也是一种文化的积淀和渲染。

在阳关，作者感受强度沙尘暴，又给了人们另外一种感受和体验。沙尘暴，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词汇，一刮就是天地旋转，一刮就是日月昏暗，一刮就是关山迷途。阳关的沙尘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就不是一般的人所能遇得到的，所能想象得来的。这种场面可能让唐代的边塞诗人遇上了，因此才有了岑参笔下“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惊呼。没想到作者麻守仕在阳关下的大漠深处，也遇到了“平沙莽莽黄入天”的场景。正如他描写

的,这时铺天盖地般黑漆漆阴森森的沙暴已逼近了我们,只见数万丈高的沙土在大风推动下来回翻滚,如众鳞交缠,如黑云压顶,如万马奔腾,如决堤之水排山倒海,又如一道冰冷的万丈悬崖顷刻间哗然倒向我们,沙暴所到之处一切都被吞噬得无影无踪,我们这座渺小的人墙自然也不例外。

作者把这种阳关情结,向更广阔的写作领域延伸和拓展,关注阳关古今的社会,体验校园内外的生活,感悟讲台上下的人生。因此有了他“编辑有约”专辑的所思所想,有了他“说长道短”专辑的所悟所感,有了他“生活漫笔”的所记所载。由此看来,作者并不是生活的匆匆过客,也不是阳关的漫漫浮云,而是一个社会生活的思考者、时代风云的观察者和人生里程记录者。文不在长短,只要有真情实感就能打动人心;话不在多少,只要有真知灼见就能力透纸背。麻守仕的散文,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一种文学的责任。

话从两头说,文从两面看。虽然,麻守仕的散文随笔有一种灵性之美,单纯而不杂乱,清新而不浑浊,但读来读去,又感到中规中矩,平铺直叙,没有波澜,缺就缺少一种大气之美,还需要一种超常的想象力,还需要一种思维空间开拓的纵深度,还需要锤炼自己的语言功力。道理就在于文无止境!

是为序!

2014年8月19日于酒泉

自序

记得，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父亲一再叮嘱我，咱是农村娃，先保证把饭碗揽到手再说吧。父亲的这个最低目标，只有师范院校是没有风险的。

三年后，当我走出学院的大门时，正值教师这一行当“臭了街”的时候，尽管心里盘算着要为教育事业奉献青春和年华，但拖欠到半年不见工资的现状，让人举步维艰。我离开故土一路西行，来到大漠深处的阳关。

当校长郑重其事地问我“可否有能力带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话题真有些滑稽。开学不久，就遇上每年一度的勤工俭学，先是摘瓜、摘棉花（后因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这项活动被取消），接着是埋葡萄。尽管，为了证明自己带班的水平不差，每次出发前我都要特意强调安全，但意外事故仍是不可避免。有一天，在农户掏瓜子时，一名男生的手被砍刀划出一道缝，望着不断流出的鲜血，我立即骑着自行车送他去乡卫生院。好在家长通情达理，不但没找我的麻烦，就连我交的医药费都被如数退了回来。

这些不断袭来的淳朴人情和感动，让我没有理由搁浅手中的笔。五年的坚守，阳关丰富的人文景观、自然遗迹、乡土风

情，均给了我莫大的收获。特别是那些刻在阳关的时代印痕，让我的思绪充满激情。暑假的一天，我在市二中的校园内碰到该校的校长，便鼓起勇气向他自我介绍。校长看着有些窘迫的我，便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小伙子的语文功底不错，这事我早就知道的，只可惜学校缺的是理科老师啊！”听完校长的话我有些窒息：“我不是文科老师，我是教数学的！”校长有些诧异地盯了我一阵子才说：“那明天你把毕业证拿过来让我瞧瞧吧！”望着校长远去的背影，心里真的是百感交集、五味俱全。

秋季开学时，我来到了市二中的校园。记得当时初一共有十三个班，校长安排我去带初一（7）班。就在离开他办公室时，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小伙子，好好带你的班，上好课争取早日出成绩，以免让人以为你是靠关系来到市二中混日子的。”听完校长的话，我的眼眶里有些湿润。

在后来的日子里，为了证明我的存在，在带好班上好课的同时，我努力拿到了数学本科文凭。更让我欣喜的是，由于家长们的积极配合，我带这个平行班竟然成了别人参观的班。每当我看到校长在流露出满意的神情，我明白，我没有让领导觉得他们的决定是错误的。

三年后，敦煌市委市政府为解决敦煌学子上高中难的问题，敦煌人民齐心协力创办了敦煌市第三中学。暑假，三中开始向全市招考高中老师，我便跑到市教育局报了名。起初以为，只不过是自不量力地挣扎罢了。让我意外的是，在我试讲完课准备离开三中时，主管教育的副市长突然叫住了我：“年轻人，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是一名语文老师，怎么转行教数学呢？”我赶忙把毕业证递给她。

她看完后，再次抬头与我默默对视良久，然后转身对局长说：“难能可贵啊，一名数学老师，竟然还能写好文章，这样的老师我们没理由拒绝呀！”局长兴奋地冲我说：“还不赶快谢谢副市长，领导都表态了，你这事不就定下来啦！”我赶忙冲她鞠躬道谢。不料她却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先别急着谢，要是在新的岗位上干不出成绩，我们照样让你原路返回！”为了这份信任，为了这份嘱托，在后来的十年内，我不问世事，以校为家，不但给学校带出三个敦煌

市状元，自己还考上了西北师大数学在职教育硕士。让我想不到的是，看似我在成就着学生，其实学生也在不断成就着我。经过十余年高中教学历练的我，目光和思维已经跳出校园，触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有一年高考结束不久，我慕名跑去拜谒渥洼池畔的梅花泉。当我艰难地爬上斜坡时，只见五枚泉眼已经枯竭，池中仅有的浊水散发着刺鼻气味，梅花泉四周那些柳树，都已显得老态龙钟，树下枯枝败叶，狼藉一片。特别是梅花泉右上方那棵斜横着的柳树，原本一尺来粗的树干，莫名其妙地裂成木槽，不知谁还在其间放了火，焦黑的树干却坚强地挺立着，树梢处还执着地泛着点绿色，我真不明白这棵柳树究竟是在死中活着，还是在活中死去！

五年后，当我再次来寻访梅花泉时，它以彻底地消失了。原本碧绿的草坪，已成干的荒坡，四周原本茂密的柳树只剩下几截断桩，在凛冽的大漠风中，呜咽着一曲悲壮的歌，那曾经的几许清凉也成为一段凄楚的记忆。我悲伤得几乎要落泪，同行的当地朋友也有些伤感地说：“都是水位下降惹的祸！”朋友指着院中锈迹斑斑的压井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地下水很浅，两三米的压井就能压上水来，如今打到地下近百米却还不见水！

后来，朋友带我到阳关镇龙勒村西口，在那里，我见到了一段南北横着的土梁，土梁上建有水泥渠和闸板。朋友说这是原来村上灌地用的水渠，由于地下水位越来越低，它们就没有用武之地了，现在留给人们的也只剩一段故事。土梁西面原本与它相连接的湖泊，如今已干涸成为十几米深的峡谷，谷内只有几株干瘪的芦苇，歪斜着佝偻的身躯，在流淌的黄沙中，执着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

短短几十年，敦煌有多少这样的水源在悄悄地远离我们的视线，那些年龄在四五十岁的人们，他们都能如数家珍地告诉我们。月牙泉在告急，莫高窟壁画在告急，敦煌周边的生态在告急。“决不能让敦煌成为第二个楼兰”已不是一句危言耸听的话！今天，在党的十八大生态文明建设的旗帜下，我终于来到新的岗位——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荣幸地成了一名生态保护者。面对阳关保护区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花花草草，觉得能为阳关的生

态保护尽一点微薄之力,着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二十年,转瞬即逝;二十年,青春不在;二十年,时光荏苒;二十年,早生华发。回望来路,尽管自己没有豪言壮语,但我可以坦坦荡荡地告诉每一个人:“我无愧于自己的良知,无愧于多年来领导对我的信任,无愧于自己曾经热爱的教育事业!”今后无论走到哪儿,三尺讲台给我的那份责任,那份担当,永远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动力。

本书收录了笔者近三年对人生、对教育、对文化的感悟和反思,文章的编排也像我的心路历程:阳关——教育——生活——阳关。它记录了我逆境中的酸甜苦辣,也记录了我奋斗中的累累收获。面对它,我总会产生不虚此行的自豪感。尽管文字功底有限,没有优美的大篇,但行者的目光总是盯着前方。只要向前,就有希望!

我执着地认为。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阳关印痕

- 003 聆听古阳关
005 阳关脚下三姊妹
009 阳关,不再是唐诗里的梦魇
011 野麻湾,留着时代文明烙印
013 阳关花季别样天
015 雪压古阳关
017 初春邂逅渥洼池
020 阳关的两座古董滩
026 感受阳关强度沙尘暴
029 梦回祁连山
032 大雪正撒玉门关
035 千里寻访河西走廊
041 阳关的坚守与追求
043 那些刻在阳关的印痕
046 阳关的真情记忆
050 站在阳关听雨声
052 渥洼池畔中秋月

第二辑 编辑有约

- 059 其实,我们的教育真的怕事
- 061 如何保障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 063 “撕书”未必就能减压
- 065 程序化的演练,不如不练
- 067 别让营养午餐成为闹剧
- 069 职业教育不该是教育的伤痛
- 071 《办法》真不是教师的枷锁
- 073 家规只需传承无须制定
- 075 校车上户难,折射“不作为”
- 077 让学校关工委回归本位
- 079 “代写暑假作业”火爆的背后
- 081 “吊瓶班”吊出教育的寂寞
- 083 对“捐款”建小学的思考
- 085 法律保护学生的“犯错权”
- 087 切莫让学生书法课渐行渐远
- 089 体育,没必要这么夸张
- 091 学校禁烟不应只是口号
- 093 家风是孩子人格塑造的正能量
- 095 孩子“被灌药”,根在监管不力
- 097 别让“解题神器”成利器

第三辑 说长道短

- 101 “最着急”家长不应该是笑柄
- 103 研究生回家种地非“读书无用”
- 105 “中国式接送”非溺爱惹的祸

- 107 对“荣誉哥”生成的反思
- 109 立法能找回公众的公德吗
- 111 “自律协议”其实就是一张白纸
- 113 为好人撑腰是当务之急
- 115 狗运亨通是精神文化的匮乏
- 117 国人的道德焦虑何时休
- 119 斩断伸向诺贝尔奖的黑手
- 121 哄抢的背后不该是“撞死活该”
- 123 再说影视剧的教育功能
- 125 对一件皮夹克的思考
- 127 男子汉的魅力都去哪儿呢
- 131 耀眼明星们的哲学
- 133 孩子急出的早熟不等于聪明
- 135 感悟《当个没有遗憾的儿女》
- 139 珠算申遗成功的“尴尬”

第四辑 生活漫笔

- 141 海军背心的那点记忆
- 143 月如人，人如月
- 145 一只爱吃大豆的猫
- 147 从固定电话到手机
- 149 那些即将消失的记忆
- 152 永远铭记那只“干部”羊
- 155 生活感悟两则
- 157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 159 留住自行车的那些故事
- 161 流浪的爱情流浪的梦

- 163 难忘清明雪
165 老年和他的两个儿媳
167 狼口艰难脱险记
170 小雨的叹息
172 为青春留一座纪念碑
183 善待温柔的母爱
185 不得善终的路叔
188 致巴西世界杯
190 疯狂的李广杏
192 人和狗应该是有区别的
195 很思念抗洪的日子
198 后记

第一辑

阳关印痕

聆听古阳关

兴许是源于王维的那首千古绝唱，自我踏上古阳关的那一刻，就觉得自己对阳关的理解是很清晰的。于是，在这种心灵的激动和自豪中，我与古阳关守望了近五年。

再后来，带着古阳关的记忆我离开了，但心灵深处对古阳关的情结和膜拜始终未变，有多少次我曾梦回古阳关，策马扬鞭，驰骋于商贾穿行的阳关大道。

十五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有缘再次来到古阳关。这是一个骄阳似火的晴日，茫茫黑戈壁不断散发出逼人的暑气，让人举步维艰。当我踩过那古铜色的青砖汉瓦，面对那一幢幢在黄沙围困中仍然执着坚守的残垣断壁，我才真切地聆听到了来自远古的呢喃。正是这种心灵折碰，彻底颠覆了我对古阳关最初那肤浅而粗糙的认识。古阳关作为曾经丝绸之路之路上的重镇，它的兴衰，已不单纯是一城一池的远逝，而是阳关古文化的兴衰，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古阳关的膜拜，就是对阳关古文化的膜拜。

阳关古道，大漠驼铃。边城关隘，殁于黄沙。在这里，古董滩永远是古阳关的名片。这片酷似沙海冲击的平整地带，是否掩埋着偌大的阳关古城，文明的历史说不清楚，商贾、游子、墨客更说不清楚。但千百年来，风沙过处的沙海，总是古董遍地，这告诉我们怎样的一种真实，是边关战事的惨烈，还是古阳关曾经的开放、繁荣和富庶？

烽燧半墩，积薪裸露。狼烟已逝，沧海桑田。就是这墩烽燧倔强而执着，在肆虐风沙和漫长岁月的冲刷中一路走来，尽管千疮百孔，但它对边关战事和历史烟云反复的见证却保持得那么的完整，这种近乎苍凉的完整中透着一股让人无可名状的寂寞，越是经历过绿山秀水高原大川的人们，这种感觉就会越强烈。我执着地认为，这种让心灵的震撼感觉才是阳关古文化的灵魂和魅力。正是这种力量，才会让无数游子文人墨客，对古阳关和阳关古文化的膜拜千百年来从未绝迹。

然而，阳关脚下崛起的新型特色农业，着实让阳关换了容颜。这里湖泊荡漾，碧草连天，溪水潺潺，鱼跃鸭游。走进这片绿海，小康民居院后古木参天，院前流水欢歌，真可谓“榆柳阴后檐，桃李罗堂前”。院门对面葡萄碧绿，阡陌纵横。葡萄原本是作为阳关人的支柱产业，但在转型跨越式发展的旗帜下，阳关人将葡萄转型为旅游农业，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农家园，清一色地建在葡萄长廊内。坐在廊内面对苍翠欲滴的葡萄，品一壶老酒，吃一顿农家饭，再听一段阳关三叠，古阳关的民风、民俗全部收于眼底，其间的惬意和惊喜，岂能用语言和文字表达清楚！在这里，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边关的萧瑟，而是民生的和谐和安逸。

碧莹莹绵延数百里的葡萄园周遭，那广袤无垠的湿地和戈壁荒漠是否是曾经商贾穿行的阳关大道，我的拙眼无法识个明白。如今这里是阳关国家自然保护区，保护区肩负着对这块荒漠湿地的治理和对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保护，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特别是湿地保护直接关系到阳关这块“大漠水乡”景观的存在，更关系着敦煌文化名称和自然景观的存亡，新的时代，新的理念。山水相依，沙水共存。

阳关脚下的三姊妹

阳关已历经千年风雨沧桑，昔日的辉煌已经成为难以触摸的故事。那一曲苍凉悲壮的《阳关三叠》划过琵琶的琴弦，更是冷落了多少游子的思绪，但它卓越不凡的文化神韵依然光芒四射，照亮无数人前行的阳关大道。千年吟唱，千年守望。如今，当我们走近阳关，在聆听阳关古韵的同时，还得衷心感谢那些阳关千年的守望者。

阳关胡杨

提起胡杨，脑海中闪现的影像肯定是大漠夕阳，古道驼铃。的确，胡杨是沙漠中能够存活下来的古老而又珍稀树种之一，古代又称胡桐。胡杨具有惊人的抗干旱、御风沙、耐盐碱的能力，被赞誉为“沙漠英雄树”。

要我说，胡杨是沙漠中的精灵，离开大漠的胡杨是孤单的，离开胡杨的大漠是寂寥的，胡杨和大漠之间，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胡杨让大漠变得柔和宽厚，大漠又让胡杨充满神奇和雅致；是大漠成就了胡杨的一世英名，是胡杨成就了大漠的一世情缘。胡杨在大漠绽放的那一抹金黄，是大漠神韵中最动人的乐符。

如今，当我们站在墩墩山远眺，在阳关绿洲的周遭，只有流动的沙丘。然而就在这些不毛之地，不时可见到黄沙围困中茁壮成长的胡杨，在这里，胡杨执着得就像一个被忽